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DONGWUXIAOSHUODAWANGSHENSHIXI
PINCANGSHUXI

第七条猎狗

沈石溪 / 著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石溪作品 入选中小学教材篇目

《斑羚飞渡》

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初中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
江苏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
辽宁人民出版社高中二年级课外语文

《最后一头战象》

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小学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
香港生本教育语文教材第十册

《猎狐》

湖北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

《帮大象拔刺》、《保姆蟒》、《残疾豹》、 《太阳鸟和眼镜王蛇》、《会做生意的狐狸》

山东教育出版社新课程小学语文读本六年级上册

《第七条猎狗》

山东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课外阅读七年级上册
辽宁教育出版社、语文出版社中小学生语文素养文库初中卷

《脸色苍白的伙伴》

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自读课本第二册

《暮色》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未来教育教材中国儿童阅读文库

.....

ISBN 978-7-5342-4999-0



9 787534 249990 >

定价：16.00 元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DONGWUXIAOSHUODAWANGSHENSHIXI
PINCANGSHUXI

第七条猎狗

沈石溪 /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七条猎狗/沈石溪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8.11 (2009.2重印)

(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)

ISBN 978-7-5342-4999-0

I. 第… II. 沈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49929号

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·品藏书系

第七条猎狗

沈石溪 著

责任编辑 平 静
美术编辑 周翔飞
内文插图 武凯军 雷建军
封面绘图 胡志明工作室
装帧设计 小飞侠
责任校对 倪建中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7.125 插页 4

字数 125000

印数 25001—30000

2008年11月第1版

2009年2月第3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4999-0

定价: 16.0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录 MULU

狼妻	1
狼“狈”	27
白狼	41
动物档案——狼	47
灾之犬	57
第七条猎狗	68
藏獒渡魂	88
动物档案——狗	131
逼上梁山的豺	141
暮色	152
动物档案——豺	201
闯入动物世界	212
获奖记录	220
珍藏相册	222

狼 妻

一 捕兽铁夹夹死了大公狼

我们放置在小路上的捕兽铁夹夹住了一只大公狼。沉重的铁杆正好砸在它的脑袋上，我们看见它时，它已经死了。我们把它拖回野外动物观察站，将狼皮整张剥了下来。

入夜，我和强巴坐在用牦牛皮缝制的帐篷里，点起一盏野猪油灯，喝着醇酽的青稞酒，天南海北地闲聊。

我在省动物研究所工作，专门从事动物行为学的研究，这次到高黎贡山来，就是想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，为撰写博士论文做准备。强巴是当地的藏族猎手，是我雇来当向导的。



我们正聊得高兴，突然，外面传来“嗷——嗷——”的狼嚎声，声音高亢凄厉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
“狼来了！”我紧张地叫了起来。

“还远着呢，它在五百米外的乱石沟里，因为顺风，所以声音传得远。”强巴轻描淡写地说。

狼嚎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如泣如诉，叫魂哭丧，很不中听。我说：“难怪有句成语叫鬼哭狼嚎，果然是世界上最难听的一种声音。”

“普通的狼嚎没那么刺耳。”强巴说，“这是一只马上就要产崽的母狼，公狼不在身边，所以越叫越凄惨。”说着，他瞟了一眼晾在帐篷上的那张狼皮，不无同情地说：“它不知道它的老公已经死啦。唉，这只母狼要倒霉了，它产下狼崽后，没有公狼陪伴照顾，它和它的儿女是很难活下来的。”

强巴不愧是在山林里闯荡了三十多年的经验丰富的猎人，不仅能听懂不同的狼嚎声，而且对狼的生活习性有很深的了解。

很多研究资料表明，分娩期和哺乳期的母狼，是无法像雌性猫科动物那样，独自完成产崽和养育后代的过程的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：猫科动物以埋伏奇袭为主要猎食方式，而犬科动物习惯长途追击捕捉猎物；刚刚产下幼崽身体虚弱的母狼，没有足够的体力去远距离奔袭获得食物。因此，

狼社会普遍实行的是单偶家庭制，公狼和母狼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。

我又喝了满满一大碗青稞酒，耳酣脸热之际，突然冒出一个怪念头：如果我把大公狼的皮裹在身上，跑去找那只即将分娩的母狼，会怎么样呢？冒名顶替成功的话，我就能走进狼窝，揭开狼的家庭生活的秘密，获得极其珍贵的科学研究资料！

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强巴。他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……这行得通吗？它不是瞎眼狼，它……它一眼就能认出是真老公还是假老公的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我很自信地说，“狼主要是靠嗅觉来识别东西。动物行为学有一个著名论断：哺乳类动物是用鼻子思想的。对狼来说，鼻子闻到的比眼睛看到的重要得多，也真实得多。我身材瘦小，和一只大公狼也差不了多少，我裹着公狼皮，浑身都是它所熟悉的公狼气味，能骗过它的。”

“万一它朝你扑来怎么办？”

“我有这个。”我拍拍插在腰间防身用的左轮手枪，“对付一只大肚子母狼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”

我从小就喜欢冒险，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。在青稞酒的助兴下，我荒诞的念头变成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和冲动。

我把外衣外裤脱了，将还没晾干的狼皮胡乱缝了几针，



像穿连衣裙似的套在身上。时值初秋，在身上穿一件狼皮衣裳，冷暖还蛮合适的。

二 我披着狼皮走进狼窝

乌云遮月，山道一片漆黑。我提着一只鸡，作为“丈夫”馈赠妻子的礼物，循着狼嚎声，朝前摸去。

走了约五百米，果真有一条乱石沟，怪石嶙峋，阴森恐怖。我一踏进石沟，近在咫尺的狼嚎声戛然而止，四周静得让人心里发慌。一股冷风吹来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肚子上的酒全变成了冷汗。

我清醒过来，哎呀，我怎么那么愚蠢，揣着小命往狼窝里钻？哺乳类动物是用鼻子思想的，这话能当真吗？说不定是哪个伪学者胡诌出来沽名钓誉的。母狼干吗非得用鼻子思想？难道它的眼睛就不能帮助它思考问题吗？就算这个论断是正确的，万一它上呼吸道感染鼻子堵住了呢？

我越想越害怕，趁现在母狼还没发现自己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

我刚要转身溜之大吉，突然，我前方七八米远的一块磐石背后，出现两点绿光，闪闪荧荧，就像乱坟岗上的磷火。

现在，想不干也不行了。我浑身觳觫，学着狼的模样，趴在地上，暗中拔出手枪，上了顶膛火，为自己壮胆。

“嗷——”传来一声悠悠长长的嗥叫，微型灯笼似的两点绿光飘也似的向我靠近。

月亮从两块乌云间的空隙里露出来，借着短暂的光亮，我看见，这是一只高大健壮的黑母狼，唇吻很长，露出一口尖利的白牙。它腆着大肚子，一面缓慢地朝我走来，一面伸长脖子，抖动尖尖的耳廓，耸动发亮的鼻吻，做出一副嗅闻状。它这是在验明正身呢！

我的一颗心陡地悬吊起来。我身上除了公狼的气味，还有人的气味和酒的气味，我担心它会闻出蹊跷，闻破秘密，闻出我是杀害它真正丈夫的凶手。这样的话，它不同我拼命才怪呢。

我食指扣住扳机，枪口对准它的脑袋，但没舍得打。

一篇精彩的博士论文比一次普通狩猎重要多了。不到最后关头我不能放弃努力。我打定主意，要是它走到离我三步远的地方不停步，我就只好开枪了。

它好像能猜透我的心思，不远不近，就在离我三步的地方停住了，定定地望着我，胸脯一起一伏地呼吸着，用鼻子对我辨别真伪。

我不能无所作为地等着它来闻出破绽，我想，我该做点什么来促使它解除怀疑。我想起手中还有一只鸡，就把

鸡扔到它面前。它立刻用前爪按住鸡，仔细嗅闻起来，闻了一阵后，闷声不响地蹲坐下来。

我看不清它的表情，但我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过这样的介绍，犬科动物一旦蹲了下来，就表示还没产生进攻的企图。我稍稍放宽了心。接着，我又捏着鼻子压低喉咙学了一声狼嚎。我们研究所里专门有一盘进口的各种各样狼嚎的原版录音带，为了应付野外考察，我曾像唱卡拉 OK 似的跟着录音机操练过。我叫得平缓舒展，尾音还渐沉两个八度，据资料介绍，这种声调表示两只熟识的狼见面后互相致意问好。但愿这录音带不是假冒伪劣产品。

我一发出嗥叫，没想到，黑母狼像触电似的跳了起来，眼光更绿得可怕。完了，我想，我又做了一件蠢事。我虽然跟着录音机模拟过狼嚎，但不可能像真的狼嚎得那么地道，就像业余爱好者怎么操练卡拉 OK 也学不会大腕歌星特有的韵味一样。在黑母狼听来，我的嗥叫声就像老外学中国话一样，洋腔走调，别扭难听。这是真正的不打自招啊。

果然，它的尾巴刷地平举起来，教科书上说的，尾巴平举是狼即将扑咬的信号。它的喉咙深处传来低沉的咕噜声，那是咆哮的前奏。我紧张得浑身冒起鸡皮疙瘩，不能再等了，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

我开始扣动扳机，就在这时，它奇怪地抖了抖身体，尾巴软绵绵地耷拉下来，已涌到舌尖的咆哮似乎也被它强

咽了下去。

“呜——嗷——呦——”它发出一声绵长的变调的嗥叫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是一种轻微的埋怨。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松开了扳机。

黑母狼停止了对我的审查，迫不及待地对付爪下那只鸡。它看起来是饿极了，猛烈撕扯，快速吞咽，稀里哗啦，风卷残云。最多几分钟时间，一只四斤重的老母鸡就被它吃得差不多了。



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地。我知道，狼是一种机敏的动物，它若对我还有所怀疑的话，是不肯随便吃我扔给它的东西的。从情理上说，它接受了我的馈赠，也就表明接纳或者说承认我是它的“丈夫”了。

三 风雨之夜母狼产下三只狼崽

黑母狼匆匆吃完鸡，转身朝乱石沟深处奔去。它步履踉跄，可又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，好几次被乱石绊倒了，哀嚎一声，又挣扎着往前跑。只有消防队员和急救中心的医生才像它这般匆忙焦急。

我手脚并用，跟在它后面爬。我只能爬，世界上还没有能用两足直立行走的超狼。爬就爬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人类的祖先不就是用四只脚走路的吗？我无非是为了工作的需要，暂时返祖而已。

黑母狼蹿过一棵高大的孔雀杉，绕过一片灌木丛，一头钻进一个石洞去。黑黢黢的石洞里，传来拉风箱般的喘息声，传来身体猛烈的扭动声。天空亮起一道闪电，我看见，石洞不大，约有四平方米，黑母狼躺在石洞中央，身体底下有一摊血污。哦，它生产了。

霎时间，我明白了，它之所以对我模仿得很拙劣的狼

嚎声不予深究，草草地结束了对我的审查，是因为它临近分娩，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对我的真伪细细辨识。

我真幸运，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狼的家庭。

石洞里传来黑母狼痛苦的呻吟，我在洞口犹豫着，不知道该不该钻进洞去。洞里有股浓烈的血腥味和骚臭味，说心里话，我是不愿意进去的。可我现在的身份是大公狼，赖在洞外不进去，不就显得待它太疏远了吗？罢了罢了，要想了解狼的生存奥秘，吃点苦受点罪总是免不了的。

我捂住鼻子，往洞里钻。“呦——哦”，黑母狼娇弱无力地叫了一声，我一听就明白，这是欢迎我进洞。看来，狼的习惯和人差不多，妻子分娩时总是希望丈夫陪伴在身边。

我把身体塞进洞去，脑袋伸在洞外，这样起码鼻子可以少受点罪。

半夜，老天下起了大雨，刮的是西南风，倾斜的雨丝顺着风势，直往石洞里灌。石洞又小又浅，我若离开洞口，冷风和雨点肯定全落在黑母狼身上。这对正在分娩的黑母狼和刚刚产下的狼崽来说，都是致命的威胁。我倒不是同情黑母狼和它的崽子，但若它们遭到不幸，我的实验也要夭折。我别无选择，只有将自己的身体权当一次雨伞，替它们挡住这该死的风雨。

我蹲在洞口，任凭风吹雨打。雨越下越大，我被淋得

像只落汤鸡，不，是落汤狼。时间一长，我冷得瑟瑟发抖，上下牙齿“咯咯咯”地打架。我快支持不住了，就在这时，“呦，呦”，背后传来柔声的嗥叫；接着，一个毛茸茸的东西，磨蹭着我的背。虽然隔着一层狼皮，我还是清楚地感觉到，是黑母狼的脑袋靠在我的背上。唔，它是感激我替它遮挡风雨。它理解我的行为，它懂得我的心意，我心底涌起一股暖流，风雨浇在身上，好像也没刚才那么冷了。

天亮时，雨才停住。我看见，黑母狼的怀里，躺着三只小狼崽，两黑一黄。黑母狼真是一个能干的母亲，不仅自己把脐带咬断，把胎胞剥掉并吃了下去，还把小家伙们身上的血污舔得干干净净。它的尾根还滴着血，大概是头胎，身体显得很虚弱，软绵绵地躺在地上，疲倦地闭着眼睛。小家伙们眼睛还没睁开，凭着一种本能，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，寻找到奶头，贪婪地吮吸着芬芳的乳汁。

动物幼小的时候都是很可爱的。三只小狼崽细皮嫩肉，身体呈半透明状，茸毛细密，像锦缎般地闪闪发亮。

黑母狼堪称是天底下最称职的母亲了。它用舌头舔掉小狼崽的尿，把小狼崽拉的屎用爪子推到角落里并用沙土盖起来，尽它的所能保持窝巢的清洁卫生，减少会招引来天敌的气味。



四 我尽量做个称职的狼丈夫

研究过动物的人都知道，动物界缺少父爱。绝大多数种类的动物，例如老虎、山猫、野牛、雪兔等等，雄性只在发情交配期间才跟雌性待在一起，一旦雌性怀孕后，雄性便会招呼也不打地弃雌性而去。解释这种现象并不困难，雌性动物在生育和培养后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雄性不但得不到温存，还要没完没了地付出劳役。动物都是按快乐原则生活的，没有快乐只有受苦，雄性当然要躲得远远的。

对于公狼为什么就能在母狼产崽期间自始至终陪伴在母狼身边，成了许多动物学家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。有的说，狼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，有最基本的血缘遗传的概念；有的说，狼和人类一样，天生就具备一种父亲的责任感；有的说，公狼有一种苦行僧的特点，喜欢吃苦受罪。而我，却亲身体会到了另一种答案。

我根据狼的特点，也根据黑母狼的需要，每天下午外出猎食。我当然不可能像真正的大公狼那样凭本事在荒野捕捉到猎物，我都是手脚着地爬出黑母狼的视界后，立刻就直起腰来，走回我的观察站，吃饭洗澡，美美地睡上几个小时，然后拿起强巴事先给我从集市上买回来的东西，

一只鸡、一只鸭或一只兔，冒充我的狩猎成绩，在太阳下山时，踏着暮色返回狼窝。

让我感慨的是，每次我临要出洞前，黑母狼从不忘记要爬起来走到我的身边，用一种忧郁的、期待的、恋恋不舍的眼光长时间地盯着我，伸出粗糙得像尼龙刷子似的狼舌，舔舔我的额头，喉咙里发出一种“呜呜”的忧伤的声音，好像在对我说，只要我一跨出石洞，它就开始盼望我早点归来。

傍晚，我的身影一出现在乱石沟，黑母狼就会惊喜地轻嗅一声，从石洞里蹿出来迎接我。它跑到我的身边，不断地嗅闻我的身体，热情的眼睛像燃烧的火炭，喜滋滋地望着我。它在我身边轻快地跳跃着，旋转着，明白无误地传递给我这样一个信息：见到我它非常高兴。它会帮我一起叼起猎物，肩并肩跑回石洞。有两次我回狼窝时，刚好下雨，它也照样冒着雨从石洞里蹿出来迎接我。

回到石洞，黑母狼虽然饿着肚子，却并不马上进食。它会围着我带回去的猎物，边嗅闻边转圈，脸上露出喜悦满意的表情，轻轻嗥叫着，缠在我身边和我交颈厮磨，仿佛在对我说：“谢谢你给我带回了如此美味的晚餐，离开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。”

三只小狼崽睁开眼睛会跑动后，黑母狼让它们也加入到这种就餐前的谢恩仪式来。小家伙们憨态可掬，在我身